

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朝之事。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日之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于通變者。不可不察也。夫前代之虜。癘疾也。平城解暈。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于虜庭。君長雜于宿衛。不大爲我讐也。而我朝取天下于胡元。建都邑于涿鹿。妥懽之窟。未至輿尸。愛猷之奔。尚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曰。王保保必鬪之。獸而我。成祖之北伐也。兵連駕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爲萬世急其急也。永樂以後。虜勢浸微。望風北遁。魯台之款。繼至脫脫之貢。恒陳其時。蓋凜凜乎日虞我師之至矣。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蜂蠆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慕遠畜北。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

敗也。宣德以後，絕策窮征，耀兵保境，于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日甚，控弦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虞嶺之役之後，以鎮兵爲不能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鴈門爲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爲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徙，空幕野宿，罔事

偵邏，而我邊將出塞劫營者有焉。今虞盜馬矣，夜關視矣，虞劫營矣，入寇必徙避其老弱，卽有不徙，必設伏以待矣，而獨于出塞之師，則未備也。何者，人情安于近，常虜計昧于未兆也。夫出塞與劫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讐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劫營，虜冬夏廬居，散出孳牧，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勦之，謂之出塞，劫營雖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

塞稍遠道里所殺

精銳虜所至戚也。又劫

營數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日呂賜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我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夫。磧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

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嚼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嚼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嚼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卽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爲名。調集

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
貢爲名。分遣間牒而視其起止。靈旗所指。各有
地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遨。畜牧逸
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焉之。束
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捄援不能爲
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爲患。此所謂養之于
百年而殲之于一旦。寐之于累歲而寤之于中
宵也。大慘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

漢所謂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堠千
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于虜。則讐我愈深。
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
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
不在于金縉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
瓊崖之迫。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于史賈
南竄之後。是有明証也。國制以出塞爲生事。
樸殺爲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

貪微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曰。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爲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驚及絕之貢矣。虜數歲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搖我畿輔。憂勤我聖天子。至盱食矣。志士裹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而可拘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爲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縑。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爲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爲也。而顧以生事啓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啓釁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啓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虜恒釁。今人不以起。

彙求已。彙而以不起。彙求已。彙故。彙卒不可已也。或曰。劫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技也。有善劫者。劫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關視。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

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畧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踈。任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蔑所顧

忘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廼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

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

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
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舫艘者必
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
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
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戎生口。
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
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
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

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
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
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
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
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
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
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
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

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

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

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於守。春蒐于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於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

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

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

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

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欵。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懲胡論

袁 泰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
祚將頽。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
克。盜據神鼎。羶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
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
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
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
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宮帷。篡弑

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旣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
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竝起而亡胡。于時據
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
弑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
與項。相去幾何。我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
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
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
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
瓜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
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
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美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
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受馘。雖黃帝之
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效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
毛掃堅墉。如風葉。中源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
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克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

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也。我文皇帝深籌遠笑。悟婁敬之讜謨。念留侯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長久之至計也。睿衷天啓。秘畧神受。爰卽幽并。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翳閭。三關虎踞。九邊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冑。蒙犯霜露。離瀆宮之深密。而騁驚乎不毛之地。如我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巳巳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

有君廟笑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皇輿于紫闥。正帝座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於奔命。朝廷盱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徃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場。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乎京轂。挫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帥成。鼠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修。屯田廢而徒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戈。日不一飽。寒冬粟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褫魄。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匪

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
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文皇帝
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北虜策

王世貞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
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
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
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羗有
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羗索頭之能
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
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

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爲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爲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擄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膾腥。暖羹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

也。猶伏機之猝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繼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躡三輔門。闖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趨掠而趨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道。

虜南逼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

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鈐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彞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

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徙戎論

周弘祖

唐太宗擒頡利。走薛延陀。西域來降者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羣臣請悉籍降口。納交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柰

何以河南居之。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寡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駕遠馭之道也。帝卒從彥博說分處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奉枝葉木豈得滋榮哉。三覆唐臣諸議納之。交豫者忌不弘委之河南者從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師古國小權分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國朝降達處之閩廣者卽唐諸臣之謀處之定保恒冀者卽唐彥博之謀。迄今養育二百年餘其居處飲食尚未變其故習。每有南寇楚囚之意焉。往聞庚戌虜變飄飄然有凌風之想矣。顧劉淵石勒非向洛陽侍子乎。定保恒冀去京都幾何亦大逼矣。經世者能無江統慮哉。

馬市論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
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
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
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
去年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
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
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

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

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别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

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番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

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

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安。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天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

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

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

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

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

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馬。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

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本。爲。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矣。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

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捨。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

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

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竝。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

去。年。入。寇。莫。敢。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

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肩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

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

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獮。答於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甚。

虜情說

勞堪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安權旣奔。愛猷再竄。成祖奮三駕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亦屢見虜。蓋寢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

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驍馬。持木兵。

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茂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輟軼營壘。

步兵內集。肉薄陣隄。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鬪窖。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揉禾既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

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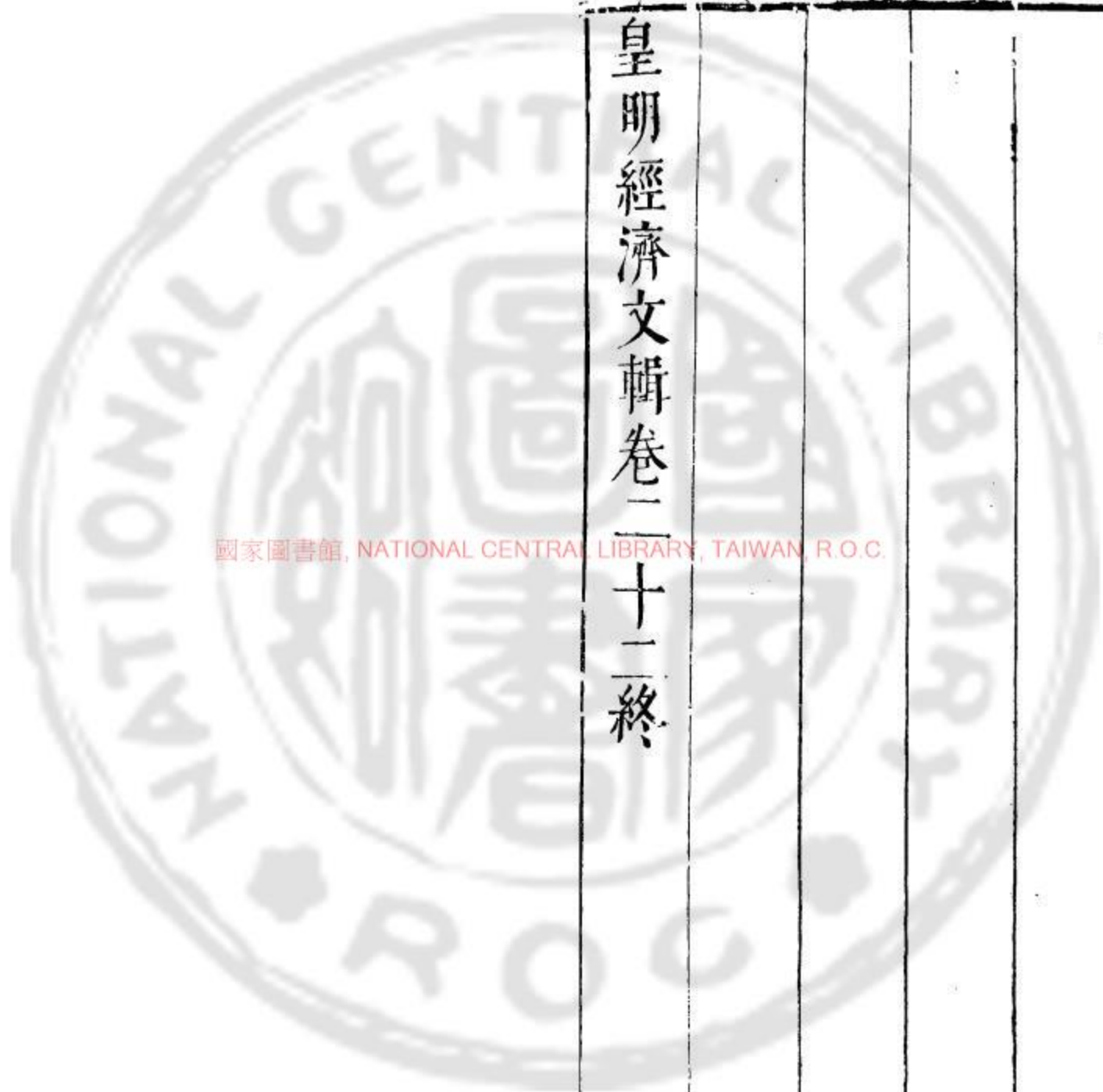
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

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搔動。

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
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
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者爲力
易已兆者爲力難圖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
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
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
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則之奉使
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畫錦於
是餽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
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日數舉則數舉日
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
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
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
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三

餘杭陳其愨點輯

臨安徐勃閱訂

四夷

四夷考序

鄭曉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

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

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羗三王。胡四王。我厘厘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

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
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
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
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
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
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
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
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
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
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
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安南論

田汝成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于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肯哉。言乎。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之畧。侈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

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爲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規爲龜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卽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獻侮。時時入寇。邕欽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

漠北之豪。耽縱屠戮。鳩數十萬兵。統以愛子。躡蹂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珍玩。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賣法。賈怨外夷。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朝應運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隅。不伐之言。垂之祖訓。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

誅其君而弔其民。龍編鳶壤。再覲官儀。赫乎漢武之烈也。雖噢咻稍踈。約束大驟。爲夷醜所弗堪。而董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迨乎季犛稱逆。哀克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埃之警。不可謂無大造於南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爲稍靡爾。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釁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淫悖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又

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責讓之詞。詰其篡殺之由。曉以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爲之所。如其冥然矯虔。不可論曉也。爲之申固關隘。卻擯貢獻。絕不爲臣。則莫氏者。必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臣民亦將曰。莫氏爲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卽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固凜然觀示於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絕之爲得策也。

蠻夷

田汝成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僞伎猜禍。絕禮讓而

昧彞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卽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遽解也。其人懸結趾躡。陟巖穴。躡荆棘。捷如麀麀。斑衣左袵。或無衿袷。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于顛。負蘭抱弩。遇便輒鹵掠。豨突箐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

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絡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和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爲聘。貲羸縮。貧而逋者。逋歲索之。卽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好以蕎灰和秫粥。釀爲臭瀋。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蛆蚋叢嘬。以爲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搗銅

鼓鬪牛於埜。刳其負者。祭而食之。大鬻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刳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卽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其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

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若所收多而大。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儻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於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茫。稱人曰反。自稱

亦曰反。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豐以斷凶吉。或折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爲祟。以

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厓。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犁。以錢鑄發土。耰而不耘。男女躡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北屋號泣曰。烏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徂詐而饗。諛以

元日爲把忌。戲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讐人卽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在白納。賣爺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存子。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胛。在牂牁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卧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

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天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莖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賤之給。故其民情。縵土無疆。果蓏蟲蟻食物常足。故皆盜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

字絕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推結跣躡。荷氊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箠。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鬪。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

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盃。匕一枚。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匕躍口。食已。必滌臆。刷齒以爲潔。作酒盞而不縮。以蘆管啐飲之。男子薙髭而留髯。婦人束髮。纏以青帶。丞報旁淫。覩不恧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畧同。而飲食惡草。盛無盃盤。爨以三足釜。灼毛醋血。無論鼠雀。蚘蠓。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

犴狍。一曰犴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片肉卮酒。

卽損軀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襪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狔狔。紅布者爲紅狔狔。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狔狔。慄悍尤甚。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狔狔。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狔狔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齷。得獸卽咋食如狼。狔狔其俗與狔狔畧同。掘地爲爐。厝火環卧。不施被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羣冢。俛尺而瘞之。云爲死者避壓也。

狔狔。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徃徃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

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筍。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瘞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狎家。椎髻。躡屣。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茨。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髮。若冒絮之狀。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

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鰕。而禁禽獸之肉。葬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卽壽。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卽百牛不恡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

氏風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襖。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簫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洗。三日而罷。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徙笮駝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蕃。恣睢懷謖。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之間。徂伺閹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讐。常以盃羹爲人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第忍。近溪者。善入尾灑。獨魚鼈。猾若蠹獺。尾灑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班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仔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

贖之方通媒約。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曰也。昇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銙。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四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冉家。邛笮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於沿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諛。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辯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厓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之砂床。其良者若芙蓉。箭簇簌簌迸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爲

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
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
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
術士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
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
安所徵哉。

爨人。漢爲捷爲郡。唐爲于矢部。蓋南詔之東鄙
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爨。言使偪寄于夷也。

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輒驗。多
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風
俗。與南詔畧同。謂其酋長曰法頭目。曰陶猛。謂
虎曰金羅波。

尚人。一曰尚蠻。散處於狎狗舞溪之界。在辰沅
者尤多。言語侏儻。尚讐而喜殺。惰于耕作。男子
科頭徒跣。或跋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
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

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羨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羣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仔拋毬相謔。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徭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班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蹠。

以油蠟心之。重趺若鞞。兒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以斬牛。仰刀牛項。以肩負刀。一負而誅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蛚蝴蝶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入崑崙。挿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爲屋。綢繆而不斷。繩樞篳竇。覆以菁茅。樹畜粟豆羊牛。雜以爲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

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酣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墾。十歲五饑。急則隳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踉蹌篁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去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得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

徭賦者。此焉逋藪。洧雜夷中。爲之通行。囊橐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旣夥。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厯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徭人皆槃姓者。或訛而爲槃云。徭獠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畧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

帥廣西時。令諸徭團長納狀云。某等旣克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非。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二年。諸徭無及省界者。

獐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徭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飲掬水而食。居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雖徭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蟲于一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蠶。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

面目青黃吐水而脉沉。含黑短脹而皮脫。嚼之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飴。治之以歸魂散。雄硃丸在胸鬲。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酋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高。婿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寮。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迂意。婿卽手殺之。自入寮。能多殺媵婢。則妻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於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迓脫歸人。帖身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收魂歸也。親始死。被髮持餅甕。慟哭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

獠人。古稱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胸。儋耳。狗軛。旁春。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

鼻飲花面白衫赤裊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爲活。雜食蟲豸。以鼠子未毳者。啖以崖密。嚼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密唧。以爲珍具。無板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郎火以土盃十二貯水。隨辰位布而

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餘俗大畧與獠獯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報讐相擊。必食其肉而卧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剗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祭之。以徼福利。黎人鳴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

稍同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箛笠。爛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携手蹋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葬則昇襯而行。前以雞子擲地。不破卽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肴款曲。卽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警欬爲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蛋人。頻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

攔以魚鈎爲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采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絕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蠟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皇。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魍之與游。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氣化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要皆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攢爲戎敵。太伯端委以治吳。而終不革祝髮文身。

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僂。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官之日乎。

日本論

周弘祖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強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逮唐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

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秦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稱秦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性徂詐狠貪。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八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正北。望琉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

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景。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談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驛

信濃。濃野。下野。陸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
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
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
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穩伎。八州。共統
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祇
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新羅。
百濟。莫非屬國。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恒通使
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
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
居住。著爲訓。絕不與通。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
期。十年一貢。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
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
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御卿貢。
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太內藝興。
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
王又值嗣立。幼冲不能制。太內藝興。遣使宋設。

謙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宋設謙道等。讎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地方騷動。嘉靖二十七年。起益肆猖獗。閩廣浙直。遍受其禍。迄今未寧。○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行竝無城郭。聯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

山衛絕海。入匏蘆河。以入新羅。歷大鎮七。真現三。遂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美積。好閩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絹。川廣藥材。銅鍋鼎鈔。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臧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寬分利。以

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悖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邊征倭。官兵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爲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穢貊。沃阻。福餘可以規制。朶顏收復大寧。以爲京師陵。

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爲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鬪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疲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搗福餘。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況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倭志

王世貞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六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

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卽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

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

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船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覩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酬。船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

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潔廉。然銳果壯。徃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响。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統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

用家嚴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婁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捆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

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蠟起而舶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一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常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

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猶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䟽行。有所負挾。願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䟽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讐。故嘍喑縱賊。爾而會兵科亦有

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躡浙地。告急䟽上。尚書趙文

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船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

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

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

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

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犯

象山奉化。

由東西厨入湖頭渡。

犯昌國。

入石浦明。

犯台州。

入桃渚海。

門松門諸港。

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陳錢分艚。

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

過漁陽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蠓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鳥列。

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

犯錢塘。

過大小衢。

徐山入鯨子門。

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

緒山薄省城。

過馬跡。

潭而西。

犯太倉。過馬跡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

過茶山入滕月嘴涉谷。

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

也則犯淮揚登萊。

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

越而非則犯登萊。

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

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

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

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

風亦自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

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

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

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

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

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

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西南渤泥國

宋 濂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以渤泥彈丸之地。乃敢抗天威邪。

主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卽吾之君父。安敢去抗。秩卽折之曰。王旣知爲君父尊。爲臣子者。柰何不亟撒王座而更設香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師官屬列拜于庭。秩奉詔立宣。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少紓。造舟事入貢耳。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

城。閩婆西則土番。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卽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瘦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者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宗署來。吏者之言良是。以五月五日成行。閩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又聞歸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

言謂宗署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向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且多至。雖欲噬臍。悔何及乎。宗署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珮刀。吉具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

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旣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復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酬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晏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

大片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文書。其陋鄙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戎事。村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瀝柳醬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

蠟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醬。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無燕饗。則封羊豕雞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古

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來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蘆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更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璽書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徃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意辭

以警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子敬之字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阿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

生歡喜。本國地方。是閣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殺道理。使國將反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意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皇帝根前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

沙表

皇明經濟文獻卷二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